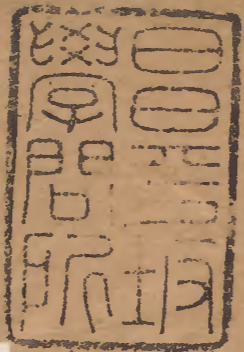


五經朱子語類

書一
書二
書目



漢	書	門
九	四	〇
二	七	一
二	四	〇
冊	架	函
類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九	四
〇	二	七	一
〇	二	四	〇
類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0
	冊數	24	(13)
	函號	298	256

重編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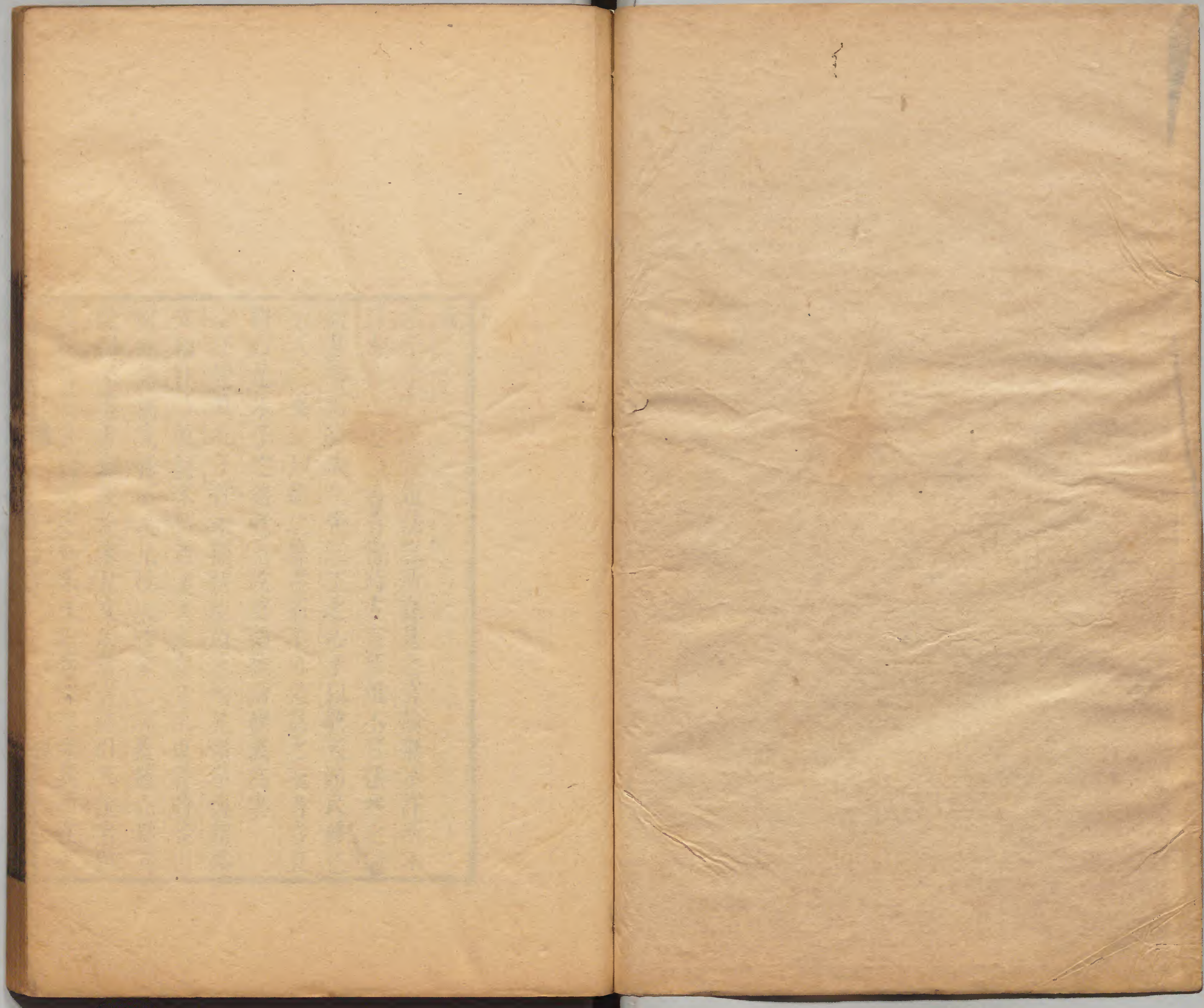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說

孔子于古帝王道法之所在見之言論無不詳所不詳者非畧也蓋書有當時方言所雜不可強為之通讀其書而得夫二帝三王之心于以敬天勤民修已治人之要足以體之靡盡而不可強為之通者當且闕如是朱子之微意也故重編統論經義為書一小序謂為孔子作未聞伏生以之授晁錯序傳謂為安國作乃軟弱不似西漢人文章且至東晉時始出前此諸儒竟皆不及見趙宋時書之解蓋叢立焉其說固不盡非而安定未見文忠著書亦引其說者偽矣然皆是非得失之林朱子好學深思究其所在不

可鑒乎故重編統論小序大序統論小序統編大序
統論孔傳統論諸說而合附論為書二

我

洛祖之言曰人無許大心胸如何讀得尚書朱子曰
卽如堯典合下便大便說盡許多平天下事是蓋師
承相發明也朱子又曰二典三謨義理明白句句是
實理然則堯之治民舜之事君禹臯益稷之所言所
行統而言之惟一中析而言之皆實理信乎非許大
心胸者不能讀也故重編虞書為書三書四書五
於乎書至三代異矣禹貢多疑文盤誥最難句讀是
非帝升王降之謂蓋道同而時則異也所以朱子于

咸有一德以及洪範諸篇數言之而不盡者亦以見
帝王道法心傳之不易夫故重編夏書商書周書為
書六書七書八書九

雍正三年春王正月元旦錢唐後學程川廊渠氏書

陳文蔚錄

萬人傑錄

余大雅錄

不知何氏錄

吳必大錄

楊道夫錄

輔廣錄

黃義剛錄

潘時舉錄

不知何氏錄

黃管錄

沈僩錄

周謨錄

輔廣錄

輔廣錄

不知何氏錄

鄭可學錄

黃義剛錄

葉賀孫錄

陳淳錄

沈僩錄

葉賀孫錄

吳雉錄

黃義剛錄

沈僩錄

書二

統論小序大序

林夔孫錄

黃義剛錄

統論小序

輔廣錄

呂燾錄

董鉢錄

萬人傑錄

楊道夫錄

輔廣錄

鄭可學錄

黃卓錄

葉賀孫錄

章伯羽錄

包揚錄

萬人傑錄

不知何氏錄

李壯祖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楊道夫錄

統論大序

不知何氏錄

包揚錄

吳必大錄

楊道夫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統論孔傳

余大雅錄

輔廣錄

沈備錄

黃卓錄

湯泳錄

王過錄

統論諸說

潘時舉錄

吳必大錄

黃當錄

輔廣錄

林學蒙錄

吳振錄

黃當錄

不知何氏錄

吳振錄

黃當錄

董銖錄

呂燾錄

輔廣錄

李閔祖錄

黃義剛錄

林夔孫錄

吳振錄

潘時舉錄

吳必大錄

楊道夫錄

周謨錄

余大雅錄

楊道夫錄

輔廣錄

黃當錄

楊道夫錄

曾祖道錄

黃卓錄

附論

李方子錄

包揚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林恪錄

書三

虞書一

吳振錄

輔廣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吳振錄

廖德明錄

吳振錄

輔廣錄

輔廣錄

廖德明錄

吳振錄

萬人傑

輔廣錄

吳振錄

輔廣錄

潘履孫錄

萬人傑錄

黃當錄

黃義剛錄

廖德明錄

輔廣錄

輔廣錄

輔廣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廖德明錄

輔廣錄

輔廣錄

余大雅錄

甘節錄

輔廣錄

黃義剛錄

廖德明錄

輔廣錄

輔廣錄

輔廣錄

包揚錄

輔廣錄

輔廣錄

輔廣錄

輔廣錄

輔廣錄

書四

虞書二

萬人傑錄

廖德明錄

輔廣錄

萬人傑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輔廣錄

輔廣錄

李方子錄

輔廣錄

輔廣錄

吳雉錄

楊道夫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林子蒙錄

董銖錄

輔廣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楊道夫錄

輔廣錄

輔廣錄

包揚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沈備錄

董銖錄

董銖錄

輔廣錄

郭友仁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輔廣錄

吳振錄

陳文蔚錄

萬人傑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林夔孫錄

輔廣錄

林夔孫錄

董銖錄

輔廣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黃義剛錄

滕璘錄

湯泳錄

輔廣錄

曾祖道錄

甘節錄

鄭可學錄

黃當錄

輔廣錄

輔廣錄

黃義剛錄

萬人傑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書五

虞書三

輔廣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萬人傑錄

葉賀孫錄

徐寓錄

甘節錄

陳文蔚錄

鄭可學錄

林夔孫錄

萬人傑錄

葉賀孫錄

楊道夫錄

萬人傑錄

葉賀孫錄

楊至錄

滕璘錄

竇從周錄

黃義剛錄

張洽錄

龔蓋卿錄

滕璘錄

甘節錄

楊驥錄

不知何氏錄

李方子錄

沈儻錄

鄭可學錄

甘節錄

廖德明錄

蕭佐錄

林學蒙錄

董銖錄

章伯羽錄

林夔孫錄

黃義剛錄

章伯羽錄

黃義剛錄

陳文蔚錄

黃士毅錄

林夔孫錄

甘節錄

楊道夫錄

李祀錄

余大雅錄

楊方錄

林賜錄

沈儻錄

萬人傑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董銖錄

黃義剛錄

萬人傑錄

吳必大錄

李閔祖錄

黃義剛錄

吳壽昌錄

楊方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黃營錄

楊方錄

沈儻錄

黃義剛錄

萬人傑錄

甘節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輔廣錄

書六

夏書

不知何氏錄

潘時舉錄

不知何氏錄

董銖錄

葉賀孫錄

包揚錄

董銖錄

甘節錄

黃義剛錄

吳雉錄

黃義剛錄

甘節錄

董銖錄

輔廣錄

包揚錄

吳振錄

余大雅錄

書七

商書

林夔孫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湯泳錄

沈儻錄

輔廣錄

甘節錄

吳雉錄

湯泳錄

輔廣錄

李闕祖錄

甘節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董銖錄

甘節錄

楊道夫錄

余大雅錄

董銖錄

黃升卿錄

沈儻錄

包揚錄

吳琮錄

沈儻錄

甘節錄

不知何氏錄

甘節錄

甘節錄

甘節錄

楊道夫錄

沈儻錄

不知何氏錄

沈僩錄

沈僩錄

甘節錄

林賜錄

沈僩錄

書八

周書一

萬人傑錄

不知何氏錄

陳文蔚錄

沈僩錄

楊道夫錄

余大雅錄

廖德明錄

孫自修錄

鄭可學錄

甘節錄

黃義剛錄

沈僩錄

李儒用錄

呂燾錄

沈僩錄

胡泳錄

廖德明錄

沈僩錄

余大雅錄

林夔孫錄

楊道夫錄

林夔孫錄

葉賀孫錄

萬人傑錄

黃當錄

滕璘錄

廖德明錄

李閔祖錄

黃卓錄

陳淳錄

湯泳錄

黃當錄

吳必大錄

不知何氏錄

呂燾錄

沈儻錄

沈儻錄

湯泳錄

不知何氏錄

沈儻錄

沈儻錄

呂燾錄

呂燾錄

書九

周書二

董銖錄

沈儻錄

錢木之錄

萬人傑錄

萬人傑錄

吳必大錄

輔廣錄

沈儻錄

敬德錄

沈儻錄

輔廣錄

楊道夫錄

黃筥錄

黃筥錄

輔廣錄

不知何氏錄

黃筥錄

楊道夫錄

吳振錄

襲蓋卿錄

鄭可學錄

甘節錄

李方子錄

不知何氏錄

楊至錄

董銖錄

廖德明錄

輔廣錄

陳淳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右書朱子語類凡四百七條宋導江黎氏仍
 莆田黃氏書門目原編在七十八卷七十九
 卷今訂正類從卅七條為書一五十九條為
 書二四十二條為書三六十四條為書四七
 十條為書五十七條為書六卅七條為書七
 四十三條為書八卅二條為書九先後卷次
 則有編定而于原編條數蓋未嘗有所增云
 後學錢唐潘思齊記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吳 昌叅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書一

統論經義

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
 考歷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
 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
 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
解者有須着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
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
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略解若如
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昔
日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
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
說

鄭可學錄字子上莆田人辛亥所
間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六卷中

伯豐問尚書未有解曰便是有費力處其間用字亦
有不可曉處當時爲伏生是濟南人晁錯却潁川

人止得於其女口授有不曉其言以意屬讀然而
傳記所引却與尚書所載又無不同只是孔壁所
藏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如堯典舜典臯
陶謨益稷出於伏生便有難曉處如載采采之類
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難記却記
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曉如
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夾著微子之命穆王
之時問命君牙易曉到呂刑亦難曉因甚只記得
難底却不記得易底便是未易理會

黃芾錄字子耕豫章人戊申所聞
先生五十九歲饒錄九卷十卷中

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

似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
自不同林少穎嘗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
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

萬人傑錄字正淳興國人庚子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一歲池錄十七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聲訛
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
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臯陶稷契伊傅
輩所言所行最好細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
其味自別

周謨錄字舜弼南康人已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錄四卷五卷中

道夫請先生點尚書以幸後學曰某今無工夫日先

生於書旣無解若更不點則句讀不分後人承舛
聽訛卒不足以見帝王之淵懿曰公豈可如此說
焉知後來無人道夫再三請之曰書亦難點如大
誥語句甚長令人却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某嘗
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
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又曰書疏
載在旋璣玉衡處先說個天今人讀著亦無甚緊
要以某觀之若看得此則亦可以粗想象天之與
日月星辰之運進退疾遲之度皆有分數而曆數
大槩亦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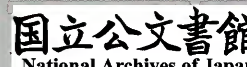
楊道夫錄字仲思建寧人已酉以後所聞先生六十歲池錄十八卷十九卷中

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學若尚書却只說治國
平天下許多事較詳如堯典克明峻德親九族至
黎民於變這展開是多少舜典又詳
葉賁孫錄字味道括蒼人辛亥以後所聞先生
六十二歲池錄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中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曾他書亦須大心曾方讀
得如何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
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
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
於變時雍展開是大不大分命四時成歲便是心
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
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曾如何了得

葉賀孫錄

僾功亦非灼然知是爲見功亦且是依古注說亦厥
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
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之類都不成文理不可曉
不知何氏錄川按不知何氏錄有三饒錄二十卷
爲辛亥先生六十二歲時同舍共聞饒錄卅九卷
爲巳未先生七十歲時同舍共錄建別錄十八卷
十九卷未先生七十卷不詳何時所聞未詳孰是餘做此
四岳只是一人四岳是總十二牧者百揆是總九官
者

黃義剛錄字毅然臨川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
十四歲池錄二十六卷二十七卷饒錄卅八卷中
正淳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總在外諸侯之官百揆
則總在內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



能庸命與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因言孔壁尚書漢武帝時方出又不行於世至東晉時方顯故楊雄趙岐杜預諸儒悉不曾見如周官乃孔氏書說得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爲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

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傳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

吳必大錄字伯豐興國人戊申巳酉所聞先生五十九歲六十歲饒錄八卷中

問四岳是十二牧之長否曰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爲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爲一人矣又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與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也又周官一篇說三公六卿甚分曉漢儒以楊雄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

見直至東晉此書方出伏生書多說司馬司空乃是諸侯三卿之制故其誥諸侯多引此顧命排列六卿甚整齊太保爽冢宰芮伯宗伯彤伯司馬畢公司徒衛侯司寇毛公司空疏中言之甚詳康誥多言刑罰事爲司寇也太保畢公毛公乃以三公下行六卿之職三公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導天子而已漢却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失其制矣
萬人傑錄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此堯之言釐降二女于滌汭嬪于虞此史官所記釐治也帝曰

欽哉堯之言乃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之意輯五瑞是方呼喚來乃日覲四岳羣牧隨其到者先後見之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文當次第如此復只是回象以典刑是正刑墨劓剕宮大辟象猶縣象魏之象畫之令人知流宥五刑正刑有疑似及可憫者隨其重輕以流罪宥之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鞭朴皆刑之小者金作贖刑鞭朴小刑之可憫者令以金贖之正刑則只流無贖法肯災肆赦過誤可憫雖正刑亦赦怙終賊刑怙終者則賊刑

吳必大錄

因言舜禹揖遜事云本是箇不好底事被他一轉轉作一大好事

陳文蔚錄字才卿上饒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罔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

萬人傑錄

問林少穎說盤誥之類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

余大雅錄字正叔上饒人戊戌以後所聞先生四十九歲池錄三卷中

書中廸字或解為蹈或解為行疑只是訓順字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逆對順恐只當訓順也兼書中廸字用得本皆輕隸字只與匪同被人錯解

作輔字至今誤用只顏師古注漢書曰棊與匪同
某疑得之尚書傳是後來人做非漢人文章解得
不成文字但後漢張衡已將棊字作輔字使不知
如何王若曰周公若曰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
若漢書皇帝若曰之類蓋是宣導德意者敷演其
語或錄者失其語而退記其意如此也忱謹並訓
信如云天不可信
不知何氏錄

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

吳必大錄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

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名之來而面命之面教
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
命君陳君牙罔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詞命所以
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
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不當時之人却識其詞義
也

楊道夫錄

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
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說話
自是如此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爾若
使古人見今之俗語却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

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

輔廣錄字漢卿慶源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卷中

包顯道舉所看尚書數條先生曰諸誥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漢藝文志注謂誥是曉諭民若不速曉則約束不行便是誥辭如此只是欲民易曉顯道曰商書又却較分明曰商書亦只有數篇如此盤依舊難曉曰盤却好曰不知怎生地盤庚抵死要恁地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曾見大故為害曰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

遷故說得如此曰大槩伏生所傳許多皆聾牙難曉分明底他又却不曾記得不知怎生地顯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為文王稱王不知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為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有這一箇痕瑕或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體自是不同了

黃義剛錄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

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

潘時舉錄字子善天台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十六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不知何氏錄

伯豐再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却不傳只是司馬遷會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鼂錯以伏生不會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却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

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罔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誥告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爲者然更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乃洪大誥治之下畧考得些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爲叔父矣又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王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

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
理吳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
王恐自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
耳兼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此則是斷簡殘編不
無遺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
可曉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
大禹謨又却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
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
當推究玩索之也然亦疑孔壁中或只是畏秦焚
坑之禍故藏之壁間大槩皆不可考按家語後云
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乃藏尚書於孔子舊堂

壁中又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

黃芻錄

王若曰周公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
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衍其
語或紀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

沈間錄字杜仲永嘉人戊午以後所聞先生六十
九歲池錄卅八卷卅九卷四十一卷四十一卷中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
所謂昔人有郢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
於殘闕之餘却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
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
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

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便與傳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家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著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已每如此

周謨錄

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傳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麤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

是箇昏愚底人但欲敗度縱敗禮爾

輔廣錄

伊尹書及說命三篇大抵分明易曉今人看書且看他那分明底其難曉者且置之政使曉得亦不濟事

輔廣錄

伊尹之言極痛切文字亦只有許多只是重遂感發得太甲如此君陳後亦好然皆寬了多是代言如今代王言者做耳

不知何氏錄

語德粹云尚書亦有難看者如微子等篇讀至此且

認微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何其他
皆然若其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
矣

鄭可學錄

問生明生魄如何曰日爲魂月爲魄魄是黯處魄死
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
如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如於魄魄載魂也
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
常全人在下望之却見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
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圓其受光
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

大且如日在午月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
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既謂之既望日在西而月
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
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
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
世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
之光皆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
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背月在日
後光盡體伏矣魄加日之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
無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並又問步里客談所載
如何曰非又問月蝕如何曰至明中昏暗處其暗

至徵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處
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昏退避之
意則不至相敵而成蝕也

黃義剛錄

錄中光起池錄作衝上錄
中兩暗處池錄皆作暗虛

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
有非人情者雨反風禾盡起也是差異成王如何
又恰限去啟金縢之書然當周公納策於櫃中豈
但二公知之盤庚更沒道理從古相傳來如經傳
所引用皆此書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說得都無頭
且如今告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

曉不得只說道要遷更不說道自家如何要遷如
何不可以不遷萬民因甚不要遷要得人遷也須
說出利害今更不說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
漫直從苗民蚩尤爲始作亂說起若說道都是古
人元文如何出于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於伏生
者都難理會

葉賀孫錄

問周誥辭語艱澁如何看曰此等是不可曉林文說
艾軒以爲方言曰只是古語如此竊意當時風俗
恁地說話人便都曉得如這物事喚做這物事今
風俗不喚做這物事便曉他不得如蔡仲之命君

牙等篇乃當時與士大夫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
之文故甚易曉如誥是與民語乃今官司行移曉
論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今但曉其可曉者不可
曉處則闕之可也如詩景員維河上下文皆易曉
却此一句不可曉又如三壽作朋三壽是何物歐
陽公記古語亦有三壽之說想當時自有此般說
話人都曉得只是今不可曉問東萊書說如何曰
說得巧了向常問他有疑處否曰都解得通到兩
三年後再相見曰儘有可疑者

陳淳錄字安卿臨漳人庚戌己未所聞先生
六十一歲七十歲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
黃義剛錄云問五誥辭語恁地短促如何曰這般
底不可曉林擇之云艾軒以爲方言曰亦不是方

言只是古
語云云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爲至故音約非也
其義正如詩中所謂不吊昊天耳言不見憫吊於
上帝也

沈儻錄

康誥梓材洛誥諸篇煞有不可曉處今人都自強解
說去伯恭亦自如此看伯恭說書自首至尾皆無
一字理會不得且如書中注家所說錯處極多如
棊字竝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
云匪棊通用如書中有棊字止合作匪字義如率
又于民棊彝乃是率治于民非常之事

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昔伯恭解書
因問之云尚書還胥解不通處否曰無胥因舉洛
誥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伴來獻圖
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胥
許多答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
答後得書云誠胥解不得處雉問先生近定武成
新本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于
征伐商之下以為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
以為命諸侯之辭以為誓師之辭者固是錯連下
文說了以為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

日無緣胥先誥命諸侯之理某看却是諸侯來便
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
下比前輩只差此一節

吳雉錄字和中建陽人所開
年歲未詳饒後錄十五卷中

安卿問君牙罔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
乃有車轍馬跡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內史
太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語然如君陳周
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
自有箇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
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如大誥梓材多方多
士等篇乃當時編以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如

印字卽我字沈存中以為秦語平音而謂之印故諸誥等篇當時下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如尚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而秦語作平音與常字同諸命等篇今士人以為易曉而當時下民却曉不得

黃義剛錄

伏生書多艱澁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易易曉或者謂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不可曉倘問如史記引周書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此必非聖賢語曰此出於老子疑當時自有一般書如此故老子五千

言皆緝綴其言取其與己意合者則入之耳
沈儻錄

朱子語類

一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彭月孫參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書二

統論小序大序

尙書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怕只是撰孔叢子底人作文字軟善西漢文字則麤大
林夔孫錄字子武三山人丁巳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四卷中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麤枝大葉今書序細膩

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
黃義剛錄

統論小序

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

輔廣錄

書序是得書於屋壁已有了想是孔家人自做底如
孝經序亂道那時也有了

呂熹錄字德昭南康人己未所聞先生七十歲饒錄卅六卷卅七卷中

二典三謨其言奧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
又難看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
其所以治心脩身處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

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
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
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
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
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而思曰贊
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俞帝予何
言予思日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
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
多皆非其本意也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
內外交相養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

朱子語類
卷之四
作銖問禮莫是攝心之規矩否曰禮只是這箇禮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也又曰今學者別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

董銖錄字叔重鄱陽人丙辰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七歲池錄十三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方設居方遂方各設其居方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爲丘言九丘也

萬人傑錄

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爲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是无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又問如以明庶物察人倫爲窮理不知於聖人分上着得

窮理字否曰這也是窮理之事但聖人於理自然

窮爾

楊道夫錄

大禹謨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臯陶陳謨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爾

輔廣錄

問升自陞先儒以爲出其不意如何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陞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

奇道湯武之興決不爲後世之譎詐若爾是取道
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人食肉
畢竟肉中有滋味有人却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
些肉亦能得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可
學因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
鄭可學錄

江彝叟疇問洪範載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
曰據史記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斬其頭懸
之亦是有這事又問血流標杵曰孟子所引雖如
此然以書攷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殷人自
相攻以致血流如此之盛觀武王興兵初無意于

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是也武王之言非好殺也

黃卓錄字先之所聞年歲
未詳饒後錄十二卷中

問勝殷殺紂之文是如何曰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
王斬其首以懸于旌恐不必如此書序某看來煞
有疑相傳都說道夫子作亦未知如何
葉賀孫錄

柯國材言序稱十有一年史辭稱十有三年書序不
足憑至洪範謂十有三祀則是十三年明矣使武
王十一年伐殷到十三年方訪箕子不應如是之
緩此說有理

章伯羽錄字蜚卿甌寧人庚戌所

聞先生六十九歲饒錄十五卷中

舒高錄云見得釋箕子囚了問他若十

年釋了十三年方問他恐不應如此遲

同安士人杜君言泰誓十一年只是誤了經十三年

為正洪範亦是十三祀訪箕子先生云恐無觀兵

之事然文王為之恐不似武王只待天下自歸了

紂無人與他只自休了東坡武王論亦有此意武

王則行不得也

包揚錄字顯道建昌人癸卯甲辰乙巳所聞先生

五十四歲五十五歲五十六歲饒後錄三卷四卷

五卷六

卷中

石洪慶問尚父年八十方遇西伯及武王代商乃即

位之十三年又其後就國高年如此曰此不可攷

因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

春大會于孟津序必差恨說者乃以十一年為觀

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

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

萬人傑錄

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

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書亦多可疑者如康誥酒

誥二篇必定武王時書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

如武王稱寡兄朕其弟却甚正梓材一篇又不知

何處錄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嘗與陳同甫言

陳曰每常讀亦不覺今思之誠然

不知何氏錄

徐彥章問先生却除書序不以冠篇首者豈非有所
疑於其間耶曰誠有可疑且如康誥第述文王不
會說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
詞然則康誥是武王誥康叔明矣但緣其中有錯
說周公初基處遂使序者以為成王時事此豈可
信徐曰然則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
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
豈非封武庚之外將以封之乎又曾見吳才老辨
梓材一篇云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
乃臣告君之詞未嘗如前一截稱王曰又稱汝為

上告下之詞亦自有理

李壯祖錄字處謙婺源人川按處謙所錄蓋與李
公謹同編語類中不詳所聞年歲及蜀語類徽續
語類池錄饒錄
卷次云餘倣此

顯道問召公不悅之意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
說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名公要去後周公留他
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
這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脉子便恁地說不要逐
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弔
只當作去聲讀

黃義剛錄

名公不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儘未了在看來是

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當得所以求去
黃義剛錄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着序文讀着則文勢自相連接
楊道夫錄

統論大序

孔安國尚書序只是唐人文字前漢文字甚次第司馬遷亦不曾從安國授尚書不應有一文字軟郎當地後漢人作孔叢子者好作偽書然此序亦非後漢時文字後漢文字亦好

包揚錄

漢人文字也不喚做好却是麤枝大葉書序細弱只是魏晉人文字陳同父亦如此說不知何氏錄

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因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吳必大錄

至之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曰也不可
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

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刪去皆未可曉
楊道夫錄

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為是曰無理會
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峯以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却無高辛顓頊要之也
不可便如此說且如歐陽公說文王未嘗稱王不
知九年大統未集是自甚年數起且如武王初伐
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未知如何便稱
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為未即位之前便書為王且
如太祖未即位之前史官只書殿前都點檢安得
便稱帝耶是皆不可曉又問歐公所作帝王世次

序闕史記之誤果是否曰是皆不可曉昨日得鞏
仲至書潘叔昌託討世本向時大人亦有此書後
因兵火失了今亦少有人收得史記又皆本此為
之且如孟子有滕定公及世本所載則有滕成公
滕考公又與孟子異皆不可得而攷前人之誤既
不可攷則後人之論又以何為據耶此事已釐革
了亦無理會處

黃義剛錄

一本云問三皇當從何說曰只依孔安國之說然
五峯又將天地人作三皇義農黃唐虞又作五帝
云是據易繫說當如此要之不必如此且如歐公
作泰誓論言文王不稱王歷破史遷之說此亦見
得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蓋泰誓有惟九年大統
未集之說若以文王在位五十年之說推之不知
九年當從何數起又有曾孫周王發之說到這裏

便是難理會不若只兩存之又如世本所載帝王世系但有滕考公成公而無文公定公此自與孟子不合理會到此便是難曉亦不須枉費精神

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

黃義剛錄

統論孔傳

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此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多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百千年前人說底語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

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艱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况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余大雅錄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字麤魏晉間文字細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為

輔廣錄

尚書注并序某疑非孔安國所作蓋文字善困不類

西漢人文章亦非後漢之文或言趙岐孟子序却
自好曰文字絮氣悶人東漢文章皆然
沈憫錄

尙書決非孔安國所註蓋文字困善不是西漢人文
章安國漢武帝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太廟處決不
如此困善也如書序做得善弱本西漢人文章
也

黃卓錄

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

湯派錄字叔永丹陽人乙卯所聞
先生六十六歲池錄卅三卷中

問孔傳云百官族姓程子謂古無此說呂刑只言官

伯族姓後有百姓不親于百姓弗百姓皆言民豈
可指爲百官族姓後漢書亦云部刺史職在辨章
百姓宣美風俗辨章卽平章也過又云族姓亦不
可不明先生只曰未曾如此思量

王過錄字幼觀鄱陽人甲寅以後
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卅卷中

統論諸說

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
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
甚衆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
潘時舉錄

因論書解必大曰舊聞一士人說注疏外當看蘇氏

陳氏解曰介甫解亦不可不看書中不可曉處先
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一段訓詁如此說
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詁便說不通不知何如
吳必大錄

諸家注解其說雖有亂道若內只有一說是時亦須
還它底是尚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
甚是見得古注全然錯然舊看郭象解莊子有不
可曉處後得呂吉甫解看却有說得文義的當者
黃芾錄

或問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爲上否曰然又問
但苦失之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輔廣錄

東坡書解却好他看得文勢好

林學蒙錄字正卿三山人甲寅以後
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卅二卷中

東坡書解文義得處較多尙有粘滯是未盡透徹

吳振錄所聞年歲未
詳饒後錄十四卷中

胡氏闢得吳才老解經亦過當才老於考究上極有
工夫只是義理上自是看得有不仔細其書解徽
州刻之
黃芾錄

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實之類不載但言
行錄上有少許不多不見有全部專破古說似不

是胡平日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
是僞書
不知何氏錄

李經叔易伯紀丞相弟解書甚好亦善攷證

吳振錄

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有工夫

黃翁錄

易是荆公舊作邵自好三經義詩書周禮是後來作
底卻不好如書說聰明文思便要牽就五事上說
此類不同銖因問世所傳張綱書解只是祖述荆
公所說或云是閩中林子和作果否曰或者說如

此但其家子孫自認是它作張綱後來作參政不
知自認與否子孫自認之說當時失於再叩後因
見汪玉山駁張綱謚文定奏狀畧云一行狀云公
講論經旨尤精於書著爲論說探微索隱無一不
與聖人契世號張氏書解臣竊以王安石訓釋經
義穿鑿傳會專以濟其刑名法術之說如書義中
所謂敢於殄戮乃以乂民忍威不可訖凶德不可
忌之類皆害理教不可以訓綱作書解掇拾安石
緒餘敷衍而潤飾之今乃謂其言無一不與聖人
契此豈不厚誣聖人疑誤學者
董銖錄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荆公解聰
明文思處牽合洪範之五事此却是穿鑿如小旻
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
肅或乂却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會傳箕子之學
劉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
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
於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
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
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
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車馬送
至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

呂燾錄

東萊謂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說此是作史之
妙則不然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
輔廣錄

書正義璿璣玉衡處說天體極好

李閔祖錄字守約邵武人戊申以後
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仲默集注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并
作九州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
圍以有九有之師不知是甚時又復并作九州
黃義剛錄

林少穎解徂落云魂徂而魄落說得好便是魂升于

天魄降于地底意思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節約收縮
底便是鬼樂是發揚舒暢底便是神

林夔孫錄

曾彥和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

吳振錄

近日蔡行之送得鄭景望文集來畧看數篇見得學
者讀書不去仔細看正意却便從外面說是與非
如鄭文亦平和純正氣象雖好然所說文字處却
是先立箇已見便都說從那上去所以昏了正意
如說伊尹放太甲三五板只說箇放字謂小序所

謂放者正伊尹之罪庸庸二字所以雪伊尹之過
此皆是開說正是伊尹至誠懇惻告戒太甲處却
都不說此不可謂善讀書學者不可不知也

潘時舉錄

問讀尚書欲裒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程
陳林少穎李叔易十餘家解訖却云便將衆說看
未得且讀正文見箇意思了方可如此將衆說看
書中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
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如周誥諸篇
周公不過是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
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

又曰有功夫時更宜觀史

伯模云老蘓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爲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旣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有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

應

三衛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至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爲安得爲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將天道

人事分配爲之後來覺未盡遂已之直是難以私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爲兩錫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說尤踈如以五般皇極配庶徵却外邊添出一皇極或此邊減却一箇庶徵自增自損皆出已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攸好德却對惡參差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欽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何欽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己立標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

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今人皆以皇極為大中最
無義理如漢儒說五事之中固未是猶似勝此蓋
皇者君之稱也如皇則受之皇建其極之類皆不
可以大字訓皇字中亦不可以訓極極雖有中底
意思但不可便以為中只訓得至字如北極之極
以為民極之極正是中天下而立之意謂四面湊
合至此更無去處今即以皇極為大中者更不賞
善亦不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別豈理也哉
周謨錄

徐孟寶問楊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曰孔書以巫
蠱事不曾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

皆然想楊子雲亦不曾見

余大雅錄

因論點書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
如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古注
從父字絕句荆公則就違保辟絕句夙出諸儒之
表道夫曰更如先儒點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
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注家所及曰然
楊道夫錄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如擇
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
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却須要解盡

輔廣錄

向在鵝湖見伯恭欲解書云且自後面解起今解至
洛誥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闕熱某嘗問伯恭書有
難通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間却云
果是有難通處

黃當錄

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
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有難說處今只是
強解將去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巧
楊道夫錄

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已後非他所解

曹祖道錄字擇之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七卷中

先生云曾見史丞相書否劉云見了看他說昔在二
字其說甚乖曰亦有好處劉問好在甚處曰如命
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旣
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是周
公且在後之意
黃卓錄

附論

李得之問薛常州九域圖曰其書細碎不是著書手
段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聖人做事便有
大綱領先決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旋爬疏小水令

至川學者亦先識箇大形勢如江河淮先合識得
渭水入河上面漆沮涇等又入渭皆是第二重事
桑欽酈道元水經亦細碎因言天下惟三水最大
江河與混同江混同江不知其所出虜舊巢正臨
此江斜迤東南流入海其下爲遼海遼東遼西指
此水而分也又言河東與區堯禹所居後世德薄
不能有混同江猶自是來晁河東又言長安山生
過酈延然長安却低酈延是山尾却高又言收復
燕雲時不會得居庸關門却開在所以不能守然
正使得之亦必不能有也

李方子錄字公晦邵武人戊申以後
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六卷中

林子蒙錄云因說薛氏九域志曰也不成文字細
碎了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會距川這便是聖人
做事綱領處先決九川而距海然後理會畎澮論
形勢須先識大綱如水則中國莫大于河南方莫
大乎江涇渭則入河者也先定箇大者則小者便
易攷又曰天下有三大水江河混同江是也混同
江在虜中虜人
之都見瀆此江

薛常州作地志不載揚豫二州先生曰此二州所經
歷見古今不同難下手故不作諸葛誠之要補之
以其只見冊子上底故也
包揚錄

顯道問紂若改過遷善則武王當何以處之曰他別
自從那一邊去做他既稱王無倒殺只着自去做
黃義剛錄

安卿問何緣無宣王書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又問康王何緣無詩曰某切以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不明說作成王詩後常昭又且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

黃義剛錄

漢人亦不見今文尙書如以大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當時只見牧誓有所謂司馬司空司徒亞旅遂以爲古之三公不知此乃爲諸侯時制古者諸侯只建三卿如周官所謂三太三少六卿及周禮書乃天子之制漢皆不及見又如中庸一戎衣解作殪

戎殷亦是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

黃義剛錄

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來和那革面底都無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修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

林恪錄字叔恭天台人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二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